

記表

凡例



李西涯遺稿
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五

小置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三徐二公者也王公諱
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入洪武間以前戶部主
事起知瓊為政寬簡崖州黎黎入報讐府衛以反聞
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穫
軍賦不時受俟民乏急則斂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穫
必輸皆告便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人在治十五年
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絕徐公諱鑑字子

明常之宜興人宣德間自戶部郎中奉勅知瓊廉
正寡慾瓊多異產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
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產多啓釁以邀
賄公鎮以無事皆按堵不為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
惟殺牛祭鬼至鬻子女為禳禱費公婉而導之民寢
化皆感悅立生祠祀公比其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
填海濱目送其舟至不見乃去蓋其治祇四年視王
公不及三年一而治狀相若人以為難瓊民思二公
不置祔祭于蘇文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往訴之若
官府然成化初知府蔣淇建祠于府治西醫學故基

標為今名又乃就祀弘治初知府張英改建于御史
行臺之右則今祠也廣東按察副使瞿君俊僉事李
君德美屬知府張桓重加修葺以告于官之長左布
政使金君澤按察使李君士實請于巡按御史汪君
宗器議以春秋舉祀事復其民二人俾世守焉會左
叅議任君毅僉事袁君慶祥上京師請為記夫祭有
二義親與神之謂也賦形受氣一體而分幽明之相
通聚散之相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存乎親上下
四旁昭布森列善則福不善則禍比之賞罰影隨而
響答則存乎神斯二者有所感各有所應精神鬼氣

之間潛孚默契有不容已者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為是故也若守令之祭於民者實兼二義而有之
恩則父母靈則明神故桐鄉之於朱邑親之也羅池
之於柳子厚神之也畫地而守分民而治去留生死
之相代者其常也德存而愛俱功立而名傳其去也
有思其遠也有追膠固纏結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
是豈聲音笑貌儀文器數可節具而疆致哉顧今之
守令不惟不獲乎下而反病之故為之民者面背殊
情死生異觀勉之恒常或忽之倉卒者比比而是况
累紀閱世少者壯壯者老而其子孫苗裔若躬沐膏

澤親炙風範愈久而不能忘者其難易何如也孔子
有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乃或以遐方
僻地諉於無所用治苟焉以為政又從而徇之以幸
其泯而弗彰然其實終有不可掩者聞二公之風亦
可以少省矣厥後王公之子文端公名直為翰林學
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公之孫今少
傅公名溥與文端官同而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
士掌文淵閣事學行勲績後先相望蔚為名臣皆
以一品官階贈及祖考朝有誥家有廟詩書簪組
綿延而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者豈獨于其民微

之哉東陽以學士典詞命遠繼文端比預機務從少傅公後獲考國史及觀其家乘為詳併書以為記實弘治八年九月也

天津衛城修造記

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蓋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為箕尾之分勝國以前實海濱荒地潞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于海胥此焉會我朝

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茲衛命工部尚書黃公福平江伯陳公瑄築城浚池立為今名則象

車駕所渡處也衛既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

改則肆為疆戾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月往

來舟楫夫役之費不統于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

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

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隸之于時西蜀劉君寔膺是

選承勅以行君至則以為城池最重宜亟為之處

顧之帑積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徐而圖

之增城為高甃而局之隅方而準平又構樓于門曰

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丈平看俯瞰

迥出塵垢而北樓尤絕特相倍往來命使及大夫士

之有事于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宮闕之尊
崇覽畿甸之高股周詠隱幽則器闢不生詢察吏治
則糾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為制實
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制于平居無
事之日乃可以保治于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
者不加之意日類月塞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
者所深慮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
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
匪得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固可
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財穀籍可戶第差役其所為

役如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祠宇工局
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
下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
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
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石頽圯兵士傳逆者越
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茲役之獲成也故因
諸衛戎官之請為之記劉君名福字天祐成化己丑
進士歷刑部員外郎雲南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改今
職云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
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野
上既命都察院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
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
民夫徃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
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
上則疏費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
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堤綿亘甚遠河
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

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韃石上為
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塹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稗以
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鑿石為竇五梁而
涂之梁可引纜實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蓄水涸
則漕河獲存庶幾後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
上更命鎮名為安平賜與歲祿二十四石加銳太保
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
又命工部伐石勅內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
陽嘗記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
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徃徃亦以

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歐役土石
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
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
誣况茲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
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
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講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
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
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

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
捲掃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
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闐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蓋
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
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
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
則鑿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難脩廢補罅以期不墜
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
為而不為彼宦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為
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舟築汧江堤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奇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遷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祿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重建首陽書院記

山西之蒲州舊有首陽書院蓋宋元祐間郡人王昉

所建因山而名有張尚文者實為山長歷元制廢入國朝至宣德間知州事者改為倉場名跡益泯弘治初元山陽許侯鵬來知是州既脩廟學飭師生示郡治所尚乃建里社學以教蒙士詢諸士夫得所謂書院者圖興復之徧閱祠廟徹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為堂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為堂曰養正以藏古今圖籍旁為左右廡以為肄習之所又後為祠堂三區中以祀夷齊二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則因其舊越二年告成於是簡州之少俊得二百人禮聘國子生王紳為之師越四五年漸有成業士

之進于州學者視昔有加而侯亦將滿九載矣國子
生某某輩謂茲舉不可以無紀比上京師介而請予
意懇甚予弗能拒也夫書院之制肇于宋初州縣學
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及學制大行而
所謂書院亦未嘗罷前規後隨其效若有盛於州縣
者今文教熙洽學校徧天下固無俟乎此顧人才日
盛而籍額有定員則養蒙蓄銳以待天下之用者雖
多不厭校諸前代所置小大若殊而作人之意則一
而已且凡師所以教士所以學皆以為忠與孝也然
必有準則之地而後可以為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

可以為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
以廉貪立懦韓子謂微伯夷者亂臣賊子接跡於後
世矣故雖其羈遊餓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有
不容泯天下之有君親者固於是有所警焉而况薰染
漸漬出乎其地者哉茲使童生穉子誦簡冊習姓名
少而學壯而行之者迹不必同而風節可以無愧則
教與學皆不為虛文也若賢父兄之儀範名守令之
惠澤老成雖去而典刑尚存者亦獨非登高行遠之
一助也哉然則院之有祠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為
無所起也學于是者其亦知所以自勵夫侯宇雲程



原件短缺

成化乙酉貢士以善政為御史所旌於此亦有徵云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頽圮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丁巳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于衡州府同知鄧君淮及衡山知縣周鏗二人者會財于官役力于民合計定制中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祿器若干葺而完之歲春秋則知縣率寮屬師生脩祀事又將聚其鄉之學者居之會兵部何主事孟卷奉使過焉鄧

而成之徵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公之於世而可以無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則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于時今雖建學置師徧于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為學豈獨染盛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親美墻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春陵則有瀘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絕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嶽麓弔其所謂

書院者聞文定之風而有感焉因為記之以成賢有
司之志云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
院者得斷碑遺址于榛莽間慨晦翁南軒兩先生之
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
則聞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
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
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內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
推官彭君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

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
禮諸所未及如開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
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蓋茲院
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
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
並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
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為安撫更建
于茲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
今殿故在遺址廢田為僧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
而茲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于予亦陳昔

所嘗請者也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
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
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
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惴
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于鄉
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藉游息以廣
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
窮達皆可為成已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
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
旨觀所為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

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遂其萬一而
不百倍其功惡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
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為茲院重以為山川之光
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大夫士望之
矣院肇工于弘治甲寅七月落成于丙辰十月陳君
諱鋼起鄉貢士王君名瑄楊君名茂元舉進士皆四
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叅議羅君
鑒府學生陳大用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
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
名亦附書之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廣西梧州府倚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成化初僉都御史韓公開置帥閫特新府制遷舊學于府東門外建大成殿于中以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湫為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弛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公乃簡于群屬命知府張吉同知謝湖暨凡百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具財物卜日興事輦土為堤

周百二十丈高六尺廣三倍之又甃以甃其外又建石為靈星門三造甃為垣為夫百堂有分齋殿有翼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皆因其故而新之學舊無樂則募工于南昌倣國學為之又募工于潮範銅為祭器各若干而學之制始備經始于弘治丁巳之十月至戊午五月而成教授某某輩遣价具書京師請紀成績以示來世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為之制蓋所謂綏服者當夷夏之交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以偏廢而輕重之序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統于司馬而受成獻馘皆

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為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書簿為急置教化于不足為其或有疆場之寄庠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外非獨不容於不略殆亦有廢而不舉者矣梧之為郡當二廣之衝營陳所集戈馬所聚宜無急乎鈔槩卷冊之間然惟糧之籌兵食之計以至于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冑之英土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沈其大者或與于科目之選出而為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參天地贊化育者繇此焉出然則其敦學之方

懲勸之法振起磨礪之風不於此始焉亦奚以施哉夫秉彛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而間惟粗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內而略外則天下之不歸于極不用于世也亦豈特為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為己任折衝禦侮之務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為士者之責而亦斯地之遭也嗣是以往安知嶺海之微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

為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以俟張謝皆進士
有惠於民予聞之鄧公云

岷山書院崇經閣記

崇經閣者岷山書院藏書之閣也院在陝之隴州隴
人靜樂閣先生為教官素喜積書及致事居城西五
里許建靜樂堂藏其書以教學者先生既謝世其子
光甫為吏部考功郎中時欲成父志置所未備書復
萬餘卷季子參甫為監察御史亦積書以益之於是
經書子史皆備光甫以河南參政致事歸乃即堂之
故址為書院中為教本堂東西為養正復初二齋堂

之後斯閣建焉中設孔子及四配像旁兩壁各置架
以度書而總名曰崇經者亦張伯玉尊經意也閣之
下設七賢像左右為肄誦之房後為燕室設鄉賢主
于中翼以庖庖周為高垣垣之外為田百餘畝歲收
其入以共祝事凡州黨之俊秀未籍于庠校者皆聚
學其間延師而教之學者日衆參政君乃以書屬其
子御史价請記于予予惟聖人之道達于天下固人
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與不能行者聖人則
著其道于經以明示天下蓋有不得已焉天下之人
不能皆窮經以明道君人者建學以居之置師以教

之若學校所未育儒師所未及教窮鄉僻壤之間遺
經舊史亦有不得而闕者賢士大夫又從而贊相之
雖非法制之所必為而亦莫之或禁如茲院茲閣者
是已且學之設固存乎師然猶有守令以領其事有
憲臣以督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則夫鄉黨之學非
有所謂賢士大夫者足以繫衆望而收全功亦奚以
建為哉先生諱璿舉宣德乙卯貢士贈吏部員外郎
有學行光甫名仲實成化己丑進士今進階大中大
夫儉守勇退為時所重參甫名仲宇乙未進士累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价丁未進士累官四

川右參議光甫仲子侃弘治乙卯貢士价子欽戊午
貢士以易書春秋顯羣子姓學易者尤衆蓋其家學
得於經者如此隴之士視此而興焉其大者以文學
行業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為親上死長之
民廢無負于茲閣之建也院肇工於弘治甲寅春三
月閣成于戊午秋七月倡其事者巡撫都御史王公
宗彞熊公紳巡按御史李君瀚馬君基按察司副使
楊君一清給其役者知府趙博朱英知州劉玘劉章
助其費者湖廣按察僉事李君善及教諭周昂國子
生王矩輩皆州人也

重建正學書院記

正學書院為道學而作也院在陝之西安蓋宋橫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呂大鈞輩皆得其傳元魯齋許公來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為書院合祀橫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廷賜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國朝百餘年遺址為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成化間提學副使戴君珊婁君謙欲復弗果弘治丙辰楊君一清始倡之時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巡按御史君瀚以為業久不可奪乃屬叅政汪君奎副使馬龍督府衛別度吉壤得諸城之正中為秦府隙地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濬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繼為布政仰君昇為按察使請于巡撫許公進巡按張君黼往遠觀之買地為南門後熊公狎為巡撫馬君基為巡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畫為三區其中為祠左為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庖有庫司有前後堂有左右廡書院之制皆與司稱又左右環為肄業之室堂之後為會饌之所共為門二重以通出入聖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積力而張君之克斷嚴君之幹

固厥功為多其祠之所祀楊君則以為明道程子嘗
為鄆縣簿橫渠之學實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
及于許呂楊以下各以類配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
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厲學者非獨為許設也故
易其名曰正學書院楊君既被徵為太常少卿以其
事告諸東陽請為記夫所謂正學者聖賢之學也其
理仁義禮智信其倫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其用
則視聽言動思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其治則禮樂刑
政百凡之務蘊之於心發之於言見之於事而施之
乎民者皆是也孔子沒楊墨氏各自為學孟子始正

人心息邪說其教盛行遭秦之禍幾乎熄矣漢之學
以陰陽唐之學以詞賦其間若董韓二子號為知道
而未純至宋周程張朱四子者後先繼出而正學始
大明于天下自是異端雖未盡滅而吾之所謂學固
存故凡志乎聖人者必以四子為的元入據中國天
下之綱常無復存者魯齋以聖賢之道自任而淑諸
人其所謂學亦是學也嗚呼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苟得其正則所入皆足以進道
所就皆足以成功不得其正者弗與也且學古人者
誦其詩讀其書即所居處隨所寄寓皆足以為瞻依

據守之地故國監郡縣學通祀孔子以諸賢配之而
大儒名宦則各祀于其土以其道存焉耳楊君受
命分省任興教作人之寄其督學州郡有成效矣茲
又聚徒置院為養蒙儲俊之計為之標的繩準以示
之使趨向有塗躋攀有等以求至於聖賢之域其教
之不厭乎詳如此為之學者尚一志百力朋從而澤
麗居必于此而他業不遷學必於此而旁岐不惑則
為學校之良才科場之傑士廟廊藩郡之名臣循吏
可計日以俟而古之所謂正學者將暴白於天下無
疑矣苟視為美觀文具而莫知所以學則州縣之餘
亦安用此為哉東陽既嘉楊君之功慶茲學之行於
茲地也故為之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曩歲山西按察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
闕賦有司弗能給巡撫都御史張公念惟解池鹽利
可取奏之入朝許給三十萬引金時分巡河東實受
檄焉時歲饑民病先發粟賑之始俾就役會大雨水
溢公繼至憂甚劇乃共禱于神翼日迄池州縣皆雨
而池獨無越十日鹽乃大結課不勞而數足足之日
雨復大至公歸惠于神因慨其祠宇傾圮復以屬金

乃籍其民之居貨取重利者各出貲為木石費命安
邑知縣朱智運司副使賀思聰以官夫佐之始于冬
之十月至明年乙卯之四月而成亦若有神相之者
請記其事智適上京師介翰林張侍講以書來張曰
此芮鄉邑父老所共覩也又明年張公以南京兵部
侍郎北上語加詳曰此敷華之所賴以紓吾憂者也
予惟古之祭法於地之能出財用者則祀之如山林
川澤之類是也今天下之地利鹽為大煮海之力菹
薪之伐牢盆之制亦勞甚矣而歲課每不給惟解池
所出朝取夕復尤為自然之利此周官所謂鹽鹽韓

獻子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為產必視暘雨燥濕以為
豐約雖大鈞之運歸于無朕而土地所在亦必有神
焉主之神液陰漉孕靈富媪柳宗元亦嘗言之矣然
所謂神者不必有形與聲而昭示響答或不可泯則
亦存乎人焉耳矣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誠于為國
為民者神必有以應之蓋神者民之所賴國之所祀
而責望之者也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其茲祠
之類也乎且予所謂存乎人者亦非特以事神故也
蓋必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如昔之監司者則公私兼
利不求神而自足若所謂豪家之占奪近地之障愆

則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其力哉此寶應靈慶之封亦議禮者之所異也予獨嘉張陳之誠于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為記祠之事以識歲月祠之建中為殿五間左為條山風洞二神殿環以兩廡各十有八間而前為海光樓者存其舊也又以漢壽亭侯關公為茲州之產世之以神事者亦附于其右與左二神殿並峙云

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于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按察僉事王君敦柄其事者巡撫

都御史梁公璟巡按御史陳君瑤分董其役者都指揮昌佐布政經歷王珍府同知吳珏指揮何輔輩繼其事者御史張君鸞布政使韓君邦問按察使洪君鐘知府魯君永清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為官帑之贏赴其役者為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瓦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臚黝堊以斤計者二萬石以塊計者二萬餘甃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百二十銅鐵椽竹布草之類不可殫紀為殿之基其崇丈殿為間七崇六丈有奇深廣稱之增左右廡為五十八殿左右為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

夫靈星門三為泮池橋略與門稱又前建大成坊東
西為麟洲鳳藪二坊遷題名記二亭于大門之內以
至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庾之
室皆新之又前為泮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增肄業
之房為重樓八十間又製為禮樂服器共三百餘事
蓋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若是比者而遐方僻地弗
論也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唐國朝千餘年而其教
址為蜀王府遷今學于西南一里許又有有餘等
而復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干人雖道德
勲業與時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誣然

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亦厚矣
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之以
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為末節有不繫乎居
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為占居肆以為喻古亦有之不
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渠彙亦
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今之為政者必有堂宇以
為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闢道涂之
治而况學之為道有一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
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
粗於茲學乎見之矣使司教者及時以明道因地以

育才不啻為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
知不大驗於來學之士哉予故因教授彭偉輩請備
述脩建之歲月名物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五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六

記

今天下進士題名記

國朝殿試之制取會試之選於鄉者策於廷而

親第其等謂之進士既板刻為登科錄以傳又刻其

名氏于石真之國學以示後世是制也在宋之時始

不賜黜翹而唐已有之又翹而晉魏若李秀之科亦

或親試又翹而漢則有賢良方正之舉武帝始賜策

試之其所詢者大抵皆治天下之道其文至今傳焉

然不獨是也上自唐虞黎獻之舉敷言之奏雖無事

乎文而非治道則莫之言也顧時殊事異不得不求
之文字之間而其為法詳且勞若是亦其勢然爾我
朝洪武初置科舉法既而中輟十七年始復為定制
凡殿試讀卷則用翰林及諸文臣之長提調監試
受卷彌封諸務皆各有分職及傳臚放榜賜宴
賜冠服實鈔皆各有定期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

今天子嗣統之三年庚戌始展讀卷之期為制加密
乃九年丙辰之試賜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
有差臣東陽濫與讀卷又奉勅為記于題名之石

臣聞明主勞於求才而逸於任賢故凡天下事各有
所任而不侵其職若科舉之事鄉試則付之藩臬以
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
親試則有殿最而無黜陟蓋以為是可信矣而必親
之不以為勞者固求賢事也夫所謂賢者言足以益
乎治則行之行足以稱其言則用之今日所求固他
日所為任天下事者也於是禮樂刑罰兵戎錢穀百
凡之務皆有所付而享其然則今日之事誠惡可
苟哉賢君之出將以為天下用天下事皆能言之若
無不可為者及其既用則各以所得為者為之人各

盡其所為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然循名而責之
其實不能以皆副也夫使行違其言職不稱任或又
舉而隳之則名之著於籍者不過為爵祿之梯階有
司之文具亦非所謂循而責焉者也君之所為勞者
顧若是哉

聖天子文德誕敷治化日盛而求賢如不及忠良碩
大足以任天下事成天下治者宜於是出焉茲石之
傳他日必有指其名而稱之者矣若 恩榮次第則
求賢之禮固當然者 臣不佞謹推本其大者言之

重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德為功業光明俊偉
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偶合
幸中而疵類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
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
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
昔侯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扶顛撥亂已預定
乎胸中顧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
復有可為之勢而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
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
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

魏丕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終始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驚伏之耳彼苟或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留侯之賢報韓復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侯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武侯為

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崗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脩葺歲以八月二十一日為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圯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

卧龍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于戊午夏
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
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
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
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
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
者亦可以監矣君此以書來請記脩建始末以貽後
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唐虞建官外有十二牧其命官之辭以民食為重而

用人制吏之道具焉蓋兼兵民之寄而異之也三代
相繼雖離合稍殊而責任無改自罷侯置守以來漢
唐之州牧刺史建置不常大抵皆以民事兼戎務元
立行中書省以應內治其重有加焉國朝於兩畿
外置十三布政司分領府州縣以治民事又置都指
揮司領衛所以治兵又置按察司以糾察官吏刑兵
民之不法者其勢若專而不威然分方之守會官之
議雖兵與刑未始有不獲預者蓋布政之重如此世
之昧者或但知為財賦之官而不知為民社之主豈
設官之意固然哉顧必有方域以為統會有廡舍以

為居止有堂宇以為發政出令之地於此闕一焉雖有官為政亦將安所施哉山西布政司建置既久堂廡傾仄垣墉頽圯官前後幸代則褻脫以去莫有為置慮者左布政使陳公廉夫始築周垣三百餘丈高丈餘重構官舍百餘間謂之西公廨復構五十餘間謂之東公廨又為左衙堂室三十餘間又重建後堂為間五堂東隙地為齋浴之室又脩理間所為間十餘前為門二重為廂餘二十之數以及門之外承宣通會二綽楔皆撤而新之自弘治甲寅之春至己未之秋六年而後成比為木石瓦甍之費若干萬皆得

之區畫不煩于官民之歲凡為陶冶斲築髹綵之工若干萬皆責之隸役不取諸間畝之夫行伍之士及其成而觀之則規制宏偉顏采煥耀稱藩會之名號宜吏民之瞻仰信西北一巨麗也惟古之官署制作因革皆託之文章以紀成事於是乎有廳壁之記有題名之記有脩造之記載諸簡牒往往而然山西為國右藩內拱京輔外捍夷狄所繫甚重其脩建之舉歲月姓氏名物之實不紀而傳之則後來者安所據以為承繼脩葺之地哉雖然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使無陳公廉直幹固之能節用愛民之

惠謀深慮遠之計而任勞舉重苟焉而為之祇見其煩未見其益也世之君子尚思所以監之哉相公之役者凡為僚屬若干人公既題名于別石觀者按而考之足矣公名清青之益都人予同年進士也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河南按察僉事張君鼎之才分厥任焉公躬相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為黃陵岡黃陵岡之上流為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檄張君及右叅政朱君瑄督兵民夫七十疏之未幾

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壞

上命大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徃與兵事於是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黃陵上流復檄張君及都指揮僉事劉勝以萬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塞而運道始復其舊朝廷易鎮名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為之鎮在黃陵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脩祀事三公者既以成告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張君遷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靡弗淺奔流橫潰張君慮其復為黃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內辰春請子巡撫都御史陳公

道以五千人疏之畚鍤雲集卷埽山委穢積鱗次蓋
取治決之餘策遺力而用之六旬而舉自是水勢復
通由來仙鎮以復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
止分水之處祀其水神令鄭州判官石齊董其役凡
爲殿廡門垣之類皆備會封丘知縣袁任上京師則
以疎公意告予請爲記夫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
之自二爲五生克制化相尋於無窮水之爲物最微
而極盛得其性則利及萬類失其性則害亦隨之所
以翕張變化者神爲之也至於巨川大澤淵源之所
匯靈秀之所聚則其神最靈其有能利害福禍人者

焯乎不可誣也然見於此復見於彼隨所寓而無不
在如蘇子所謂掘地得泉者固於水有取焉顧其經
畫區處之方疏滌障塞之力財成輔相之事則神必
有待乎人而祝願之誠報饗之禮人亦不能已於神
也河之神旣列于四瀆分壇而饗專壇而報爲何
天子所有事又有因事特置如所謂昭應之祠者茲
渡之祠又派別而支分之亦獨非禮之以義起者哉
若其象設之容名號之稱吾則不得而詳也且天下
之事功必前後相繼乃能長存而不壞二都憲之志
宜乎其同矣使繼張君者玩時忘力不亟脩之而徒

特乎神豈務民之義之智哉予嘉張君之義為為民之舉也是用記其事始以告于後之人且系以詩曰河水最大粵有要害或潰于夷或阻于隘潰則漲之阻則於之雖人之勞神則將之有罔在原有渡其上載疏載堙復決其障厥性既安岐為兩流曷鎮其衝中有崇丘厥功告成乃秩神祀為此祠者維有司事宮墻麗空象設在中秋菊春蘭暮鼓晨鐘神之至喜簸浪掀風神之歸與水與天通願河之平神亦寧止中臺有丞外臺有貳功昭無窮祀亦終始其或忘事有如此水

重修宿松縣廟學記

前于

重修宿松縣學始于都御史四明朱公瑄成于都御史安成彭公禮佐于御史廣平連君盛而董其役者安慶知府長垣張君冕及知縣吾郡施濤也學舊在縣治東南百武許僻隘圯剝為流潦所壞弘治乙卯冬朱公巡撫南畿顧而歎曰是不可以不治乃檄縣重建發公帑銀五百餘兩工未半朱予告歸彭繼之曰是不可以不卒則督府以下亟修厥事念其用猶弗給募富民以私財助之雖而至者道相屬總之得若干緡會連至月校而事程之而張又躬定條約以

授于溥徒廟就高中爲大成殿重簷廣窗廉陛縣絕
旁爲左右廡廡盡則環屬于謁聖二門而中爲戟門
前峙又左右峙爲祇肅二門及集禧之室又環而屬
之靈星門而止皆棟宇森聳象設魏煥於是廟制有
加于舊廟之西爲明倫堂高遜殿數尺而敞不減旁
爲進德脩業二齋少綢其三之二而坐立進退之間
綽然而有餘東爲奎星樓以度經籍其高略與殿等
下爲師生廩饌之地又旁爲號舍若干以居講習而
學之制亦有加焉教諭某訓導某某相與議曰是而
不記不可也乃寓書屬介以請于予予惟居子之學

必以時而其成則有其序自秉彜之始格於形氣之
私舊染汙俗不容以不亟去此易所謂欲及時者也
所謂不遠復者也及其崇德廣業則非一蹴所能至
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實踐而使之不移優
游涵泳以俟其自化蓋久而後成焉此則中庸所謂
至誠能化者也孟子所謂譬如爲山者也不成章不
遷者也學而至于成則由體達用推已而及之人惟
所之而無不當矣故爲學而失其時則病於渴進而
不以其序則病於躐二者有一焉其學之成者吾弗
信也蓋觀于茲役乎敝于數十年而修之一旦可謂

得其時更十數入積數千萬千而後畢其序固若是也觀于是而爲學之道得矣苟居于斯學于斯若傳舍塗路或惰或躡而不知致力之地則成其身且弗能何以推而達之用哉夫學之設有司所以教乎人者也脩之若是其亟成之若是其難而士之學不成或成而弗濟于用亦何所益而爲之也宿松之士其亦知所勉哉其亦副諸大夫作人與教之意哉因書以爲勸

重修李子廟記

常州府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邢部尚書

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其敝陋謂居守道德曰吾之日必修之公奉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兩京不暇耳治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聞其益敝恒樂然于懷越四十餘年爲弘治戊午始以屬諸巡按御史石君棣石曰此有司祀典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旁及乃會諸官得贏財若干以付諸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丘秦簡材治籍庀物督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庇以次繼作屹然爲隆煥然爲華象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頽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西七十里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

于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玄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迺傳刻之國朝洪武間始建茲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之又摹舊刻置于庭側自李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李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于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宜不得此議李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為

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為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相視之患於群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耻茲廟之祀固庶貪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為無助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白公壯而用世老能完名慕古力學蓋其素志而御史之令郡守縣令之績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修若有待于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

義因紀成事告諸來者俾時修之且為楚歌以祀神
其辭曰

朝弭節兮江東暮奉芳兮水中運公子兮不來爵余
懷兮忡忡蘭堂兮桂宮禱祠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
予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粉伯仲兮讓侯邦彼
美兮公子纘太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鬪雄雌兮
競衡從屹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眇千乘兮一
毫亦何心兮鼎鍾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神
之居兮俗厖神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
兮無終窮

重建茶陵州學記

茶陵在宋元為州州有學燬于兵燹洪武間始降州
為縣建學于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為州知州俞
君蓋遷學于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珍復遷郭外
學廢遷而科目士愈疎闕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
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
曰獅子口與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蹟半沒
于民家於是白其事于長沙知府王君瑄又白之湖
廣布政叅議夏公昂按察僉事湯公全又白之巡撫
都御史沈公暉巡按御史曾君昂既報許且檄府通

判李君某暨董共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而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于下蓋其岡脈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為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村拓而新之規制闢敞輪奐輝麗亦加于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性

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膺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澡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

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夸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
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
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輩及諸鄉士之請
特記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
之盛而已若州佐衛侯義民耆士凡與執事者皆刻
者碑陰董會稽人成化戊戌進士清疆多政績記以
學故故專敘其事云

重建深州廟學記

弘治戊午夏四月深州知州郭君騫重建廟學始修
大成殿六楹增築靈臺十有二丈次建左右廡各增

爲十楹廟之東爲脊牲所爲神庫各四楹前爲靈星
門亦如之內門則增其楹二又次爲明倫堂爲後堂
又次爲左右三齋楹各四旁爲肄業之房楹四十餘
爲東西舍共十二楹又於學之西爲亭于射圃如堂
之數自臺廡以下皆出新構不因于舊越明年己未
秋八月旣望告成是役也白于巡撫都御史高公銓
巡按御史張君論以及真定知府熊君達而郭實躬
經理之學正趙中輩相與議曰學廢之久而成之若
是難苟無以識之安保其不復廢於是介郭戚人喬
中書宗郎中宇以記請予予爲之言曰道人之所同

也惟聖人能盡且以為教故君子舉而歸之學聖人者類所為教以復其性而報本反始之義生焉故建學者必有廟廟與學兼置而後得其所為學者聖人之道萬世不廢則所謂廟與學亦將至於無窮焉然後之學者或不知所為學其所致力不過口耳皮膚之間甚者徒為之美觀文具而無所事學故并其所當祀者失之若所為祀亦止乎象設禮器聲容文物之末而不能祀者又弗論也今廟學遍天下而圯壞過半為有司者勤勤汲汲蚤作而夜思非錢穀之出入則獄訟之曲直錢穀獄訟亦豈非道之所有事者

乎而其本不專在是也於是知職教化者不可不於此焉蓋也深州畿輔地去京師不數百里衣冠禮樂得於教者宜先士之漸染聖道非遐陬僻地比賢有司又從而輔翼之指其向方而示其本始茲學之修固立教興化之端也苟徒囿于壤地宮室之中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或不知之艱而行之艱亦惡貴乎修建為哉宗等進曰先生之言非獨可以紀歲月亦足以資敦學矣因復諸儒師俾刻之石以為記郭山西高平人起鄉貢士為州其所建置尚多州吏目孫承祖亦與于茲役并附書之

金華府鄉賢祠記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參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多賢宋宗忠簡梅節愨潘黈成三公祀于學宮東萊呂成公祀于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于四賢書院皆燬于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同以祀東萊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既其遺闕乃白諸巡按御史吳君一貫檄府同知薛敬之取舊所傳敬鄉錄賢達傳及諸史籍贊諸福建按察僉事章君懋禔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為五類合五十二人令前知府郝隆相地得廢寺於城南隅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于弘治而展之冬而成于丁巳之秋又令韓知府燾益加修飾及治凡祭具以歲春秋帥寮屬生徒修祀事又志諸賢名姓爵謚事行述作之暨各著義例以見其所為祭者其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蓋取人臣之施法定國禦災捍患者祀于國而鄉先生則祭于社夫所謂鄉先生者不必皆仕于時用于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範世厲俗雖謂之法施于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故徧祀于天下然則德之及于鄉者比功於社各于其鄉祔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

比功於社各于其鄉祔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

社之祭固有民者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已無德而祀者謂之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淫與闕皆不可以為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惟以明道為尚而無取乎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顯所謂忠臣寧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安危者不與至若錄孝子而抑過中錄名儒而黜失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已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于斯學于斯聞其姓名觀其廟貌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已於俎簋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禮得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國子祭酒謝先生鐸暨章君為之而予以參議君之請為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祠以及志故各舉其重云

三錫堂記

廬州府治有堂曰三錫知府馬汝礪燕居之所也初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邢部員外郎弘治癸丑左遷于廬為通判越三年丙辰遷同知又三年己未始擢知府間憶宋陳堯佐三守廬州名其堂曰三至

今不離郡治而三沐錫命因倣其意略為異同而
茲堂名焉且是歲孟春汝礪之父良佐公以戊戌進
士累官南京翰林侍讀學士方被 誥命進階奉直
大夫其母加封為宜人祖父母皆加贈如其父母其
弟龠以季春復舉進士而汝礪之擢則在仲春之月
雖以是稱三錫無不令者蓋汝礪世學易故取諸王
三錫命之義云爾夫人臣之錫于君者曰科第曰爵
秩曰封贈顧非文學之中選才行之應格階資之合
典式則不得與三者有一焉猶足以為難若萃于一
門集于一時者實奇事嘉會非可以理執而勢料也

汝礪之在廬旌于巡撫都御史者一于巡按御史者
四皆以為勤慎豈弟有良吏風故資累望積愈升而
愈進若其父子相授受昆弟相師友 舊恩疊至而
新寵益加淵源之深長模範之真正蓋亦有由然者
矣以川蜀之僻遠西克之簡朴而得之豈不誠難乎
哉然則名堂紀實比之於陳氏之盛以附鄉邦故事
亦惡乎不可也抑觀堯佐之父省華雖未甚顯而封
秩特隆史稱其家教嚴肅不以貴富廢禮法今學士
成之使其策勵增益久而不懈以益致乎爵秩封贈
之盛寧不為茲堂之光也哉汝礪之寮佐推官許景

昌輩請予記其所謂三錫堂者予與學士公舊同官
侖又予禮部所舉士而許亦予同庠友也故不可以
已

留耕軒記

少詹事兼學士新都楊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
所居有軒焉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蚤從父宦
貴州有陟岵之變奉母太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
具脩贄以從外傳惟舊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
取鄉舉居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躋華要者

甚衆而先生亟歿其事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
之舉進士實先先生諸子廷儀亦繼舉廷平廷宣又
連舉于鄉一門科第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為兵部
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品高例得進階給 誥命命
永給而介夫遷今秩復以 兩宮尊號恩封公且從
高者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生之就學固未嘗
自必于顯庸盛大如今日而太孺人獨心期之以為
祖父之澤 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式克成之又
將以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父之於子
孫必有所遺德則欲其脩業則望其成自陰啓豫養

之餘以至子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以喻
度遐卜而實其身自為之譬之田焉秋之所獲卽其
春之耕耨者也經有之厥父葛厥子乃弗肯播鋤肯
獲史不云十歲種之以樹百歲來之以德近世賦詠
有方寸留耕之說其亦本諸此乎楊氏之先積義累
仁而弗究于用於先生焉發之碩學懿行力自植立
內以教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蓋雖晚達早退而榮
封顯錫駢臻 疊至可謂播而獲矣介夫當先生授徒
時方及齒聆 誦讀聲卽闇記若素業者入翰林博涉
經史用以供 講筵史局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

才望獨揭在人耳目延儀亦表出郡署而來者尚未
艾則先生所以為後遺也又豈可以丈尺斗斛計哉
世之不種而獲者殆有其人然非天下之恒理君子
所不謂聞先生之名亦可以勸矣族祖雲陽先生嘗
作方寸地說予讀而識之茲於先生有感焉弘治乙
丑先生壽七十介夫居禁密且有日講之 命不克
躬奉觴學請記名軒之義為先生壽適延儀以奉使
歸因函而致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松巖記

夫松植物之壽者也嘗論歎其後凋戴記稱其不易

歷歲月經冰雪毀草木而孤存者其恒也然或不幸
而生于通衢坦地不出為梁棟器用則為人之所斲
其獲保質完節終乎天年者亦鮮矣惟深山重巖之
中人跡之所不能及斤斧之所不得加其生焉者乃
可以終其年而不失視諸群卉衆木或以月或以歲
或倍焉或從焉而皆莫之及於是松之壽始見是物
之壽者固存乎質亦未始不繫乎其地也歛地多巖
谷其產宜松輪困盤虬動數百年有可望而不可挹
者孫封君有容顧而樂之曰吾將於是比德焉蓋自
棄舉業以來一遊吳越再遊金陵興極志倦歸其鄉

而不復出及其子忠顯為大理評事獲沾錫典雖
有名秩命服自處與韋布無異徜徉容與於所謂松
巖者因取以自號人之尊禮而不敢字者亦以是稱
之予聞君敦孝彊義動多利濟傾困庾治禱道費數
千百計其三世祖嘗以贅冒程姓程為歛望大丈夫士
爭附託之而君命其子請復孫姓必遂乃已其知本
務實不墮流俗尤人所難是宜其培積深厚饗有優
裕膺壽考於方隆質其所自喻無愧也君既教忠顯
舉進士累官右寺副守身效績足徵家訓仲子忠弼
為郡庠生季子忠振及諸孫皆就學而君之壽猶足

以待之則所以培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
以弘治辛酉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末忠顯方奉
命錄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
于予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期且至走价京師俟
于門者再閱月予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不云如松
栢之茂請并以是致意云

懷麓堂文後稟卷之六

懷麓堂文後稟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 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
有餘年日益圯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巡撫
山西按部之暇詢于布政按察二司曰是不可不修
也於是左布政使潘君祺副使陳君某指授方略前
知府杜君忠領厥事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為費
計直受餼文累尺積刻日而卒役緒且就杜以秩滿
去今知府張君文佐繼之蓋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

酉之冬而成凡為城四面周袤二十里而各一門門各為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為二廂共五千有六楹為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為丈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璿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為新增卑為崇拓隘為闊土石山積畚鍤雲布政其成而觀之軒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縝卓為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鄗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

州皆有堯城去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說為正然戰守版築之事二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城何有博物志以城為禹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奮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邑故名之曰城亦未可知也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攘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之間者不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也論者乃謂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修猶以為非國之災然則恃此以為治者亦未矣今天下藩府類名城郭而西北尤備平陽被山帶河背負關陝戎衛所在魏運所集

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為有司者遭際承平徂於無事
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為解或不能說以
使民而以無益之事勞之其視此豈不遠哉於此見
巡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且
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溫恭克讓有堯之遺風推
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
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內攘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
難成而易壞事事而舉時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
役之難亦豈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
歲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
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
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
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
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李世兵燬無復存者 國朝
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縉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
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
弘秦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
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

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
事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
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
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
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別而為
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
也竊惟天地之氣網緼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
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
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
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于湯由

湯至于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
于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
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
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
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
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
封道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次者為岱宗尼山者
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
禱載諸史傳徵諸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
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

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寘氣之飛揚固非體鬼歸復之比然因生適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覩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率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况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寔歸于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于來世謹

修建易州學記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修建焉蓋自下車以來觀于學之西南隅有道觀屹然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益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為已任檄諸有司

嚴飭學舍工部侍郎陳君琬以奉使至亦贊成之候
意乃益決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贏財而不足
於是州之老長偕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
肇工于庚申春三月聚粟于學召宴民數百輩食而
備之趨者踵接既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侯應答之
暇不忘茲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為制則遷舊廟于學
堂之左為楹數倍高廣稱之東西廡為間三十六戟
門之為間三外為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為靈星門若
堂若齋及講室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為新宏敞壯
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資而綜理規畫各中其

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
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謂習又
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易州在古為慷慨悲
歌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
于契丹宋雖暫復而遠在邊徼旋亦失之訖乎勝國
被髮左衽之習亦既極矣我國家用夏變夷而茲
地實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
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逢衿佩之士誦
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
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

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為本而誘掖導示之
方禁治防遏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
無所用其力者茲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
哉士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
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脩治未成其習復其性以為
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為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
為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于於茲役蓋嘉有司之賢
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州學正孫造等謂茲役不可
以無紀遣諸生楊龍趙春上京師介州人彰德同知
劉緒宗及武學生葉蕃請予記劉與葉皆予姻家而

戴又吾同年都憲珍公之族也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黃鵠山
之上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
朝洪武初既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莫
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
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于今王圖復其舊規制
甚偉及徐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去
今布政韓公鎬踵而成之巡撫都御史閻公仲字巡
按御史王君約蔣君昇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

董其役會工命從不亟不徐越二年辛酉某月而畢
鼓鼓既設厥聲孔揚晨昏蚤莫之候出入作息之節
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
右環列藩府雄峙塵閭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
表殿庭宮宇隱約于遙空遠漢間驛公乃名其樓
曰楚觀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觴而問曰樓之作
凡為鼓設也軍法不金鼓為耳旌旗為目彼鐘與鼓
者皆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告之樓
以譙名者取譙曉之義以其立也樓乃真鐘鼓以
警備然其為制則非特尚耳而目之義存焉蓋耳

皆心之用目主色而耳主聲一聲之所在必虛空洞徹
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
處則雖鑿鑿鏗鞳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
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蓋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
置鼓于樓以備警盜齊之季崇宋之張希顏皆以善
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璣韋慶復為樓著記詞塲文苑
亦侈言之逮今後世自京師以達于天下未有能廢
焉者也且鼓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
之樓者非直以節出入開外內所以提撕乎志慮而
振厲乎精神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樓也固政之

不可闕者乎今天連山大江曠野空谷禽魚草樹風雲月露百凡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荆楚之大觀也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溢而出烟霄凡有耳者皆得之以為提撕振厲之地蓋一舉而二義關焉若任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為計也客乃領之而去退而詢諸湖之人皆稱韓公為政勤外精內博觀而廣聽蓋欲振一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也客上京師謂予亦湖人則以告予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為父死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而未有見者壯公所為記所

由始寓而歸之俾近者刻之堅珉真之樓以告後來若布政按察諸公皆能贊相先後以成嘉績而撫按之風裁并於是徵焉若府縣群屬有事于斯役者彙而書之碑後

景州廟學重修記

按察御史陳君玉督學北畿檄諸郡縣以興教育才為事乃至廟學廡舍罔不注意比為予道馬景州馭之賢而及其廟學之勝旣而景州訓導方嶠率其諸生黃鸞戈霽以公務上京師出所為圖請紀其事于石蓋景為河間要地舊有學學有廟歲久敝陋存不

過十二弘治丙辰馬君始知是州圖新其故顧公帑
匱竭無能為計養民蓄財三年而有成效曰可矣乃
會材僦工拓地象址構大成殿八楹左右廡各二十
有一楹前為戟門門之東為神厨神庫為宰牲之所
其楹各四西為致齋之所其楹八又前為靈星之門
門東西為緯楔四又前為屏墻數丈以障行者總之
屋以間計者七十有四為廟之東為學門轉而西至
殿之後為泮池池有橋橋之後為堂曰泮宮其楹四
又後為明倫之堂又為後堂楹皆如殿之數而差小
堂之左右為肄業之齋會饌之堂楹皆如泮堂後堂

之左右為號舍楹各視廡之半環而南為東西倉楹
皆如齋之一又以其後之隙地為解宇視號舍之楹
幾倍學之東隙為射圃圃有亭曰觀德之亭楹亦如
齋而差廣屋以間計者一百一十有七焉夫自唐虞
設官以教胥子而天下化之學校之法至周乃備其
間群聖人者皆以其道為治為教治衰則教亦隨之
群聖之道至孔子而明故天下舉其道而歸之孔子
凡所為學皆孔子之道也因其道而報本反始於是
祭之義生焉道在萬世則萬世祀之天下之學者不
得徧祀群聖而得祀孔子以及于萬世者其教存焉

耳故學之有廟雖不待于禁令而莫之敢闕豈非秉
彝好德之心無以異哉且祭起於學而所謂祭者亦
學之所有事故自觀乎萃聚以至於升降作止之節
必學而後能由是而推之生三事一之義則定省甘
旨以事其親冠裳職位以事乎君者皆於此焉得而
况養志循理之孝致命盡節之忠又其所恃以為本
者乎孔子亦謂郊禘之禮可以治國蓋以此也若徒
日誦月課以為功高拱長揖以為禮則為學之末務
後世之通弊豈獨於祭然哉而况并此而失之者哉
方今

聖天子謁廟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而天下之賢
有司者皆勉承之不急畿郡之地教澤之所深被如
是州者宜有所感發振厲以成真才者實用不徒為
觀美之具於此也願諸士子相與成之因次第其始
末以為記工肇于弘治己未某月某日落成于壬戌
某月某日陳與馬皆癸丑進士予禮部所舉也故予
知之詳云爾學之東北隅別有祠以祀鄉賢董子亦
馬所作故附記之

植本堂記

慈谿姚氏有堂曰植本堂蓋自宋郡守嗣宗居越之

雲樓四傳有曰榛者為鄉隱君子始遷慈谿構室于
聯桂坊之右以居而斯堂作焉為是名者以示祖德
垂世訓也又十有八傳而其堂猶存歷元至 國朝
有曰叔玠者為兩淮帥幹曰叔珩者為河東節幹曰
正子者以神童發解鄉先生黃東發為誌其墓曰登
孫者為國子助教有文載于文類曰榮孫蘭孫龍孫
福孫鳳孫者連舉于鄉曰蠲孫者為國子學錄有文
載于郡志曰元翁者為伊陽縣學教諭曰壽祖者為
山東鹽運副使曰茂昭者以賢良舉為縣令其近而
著則有舉正統己未進士累官廣東叅政者曰堂舉

甲子鄉貢為寧化縣學教諭者曰堦舉天順壬午鄉
貢為建昌府學訓導者曰垌舉成化辛卯鄉貢其文
為有司所錄者曰鉢舉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廣西按
察僉事督學政者曰鏞舉己未進士為南京吏部主
事者曰汀舉辛酉鄉貢者曰潛前後閱百數十年而
甲第簪紱之華不絕登斯堂而姚氏之文獻可識也
夫物以植名者必其本深而後末茂凡天下之植皆
然矧人乎哉夫人本乎祖者也必植德樹業而後可
傳父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士有恒學農工商有定
業各視其所植以有成為子孫者能保其所植而不

廢蓋亦鮮矣若越世出類不待植而自發者幾人哉
姚氏以文學顯于累代圖史之具弦誦之業自髫髻
至于頽白少者壯壯者老其所研究而礱習之者皆
是物也用是取科第登宦籍若灌而茂稼而穫然固
子孫之盛且賢而其始之植之者亦惡可忘哉故登
斯堂而文獻之所自出者可邇而見也古者以堂構
喻家國蓋徵諸一再世之間已以為艱况歷若干年
而所謂堂者固存卽其小可以徵其大然則姚氏之
所當保者不獨斯堂而堂也亦其一也鎮與汀皆予
禮部所舉高第錄其文知其為人徵其所自來故以

鎮請次第其世系官職及名堂之義為記時癸亥六月望日也

山行記

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于中郎之園園在都城
西五十里蘭山之麓丙申朏晨出郭沿官河北隄並
西湖至甕山圓靜寺憶昔所登晶菴者停肩輿緣石
磴而上則有平甃新構屋前後櫛比層波遠樹平由
曠野已不復見慨然感之乃遽去轉湖西入功德寺
寺蓋宣德間所建甚弘敞後殿尤極精麗殿柱及巖
經筵皆錐金錐金者布純金于地綵綵其上以錐畫

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縣
于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為畫非繡非織別為一法宋
元間有之今其法已不傳僧云此禁中所賜者予
三十年前見之猶鮮好如故殿後有毘盧閣成化間
僧戒靜者聞南京報恩塔為文皇募施天下所建為層九以丈計者三十時蓋有
副塔在焉因上疏乞以舟載而北置于茲地後為臺
諫所劾不果就而建茲閣閣兩簷八角高七八丈而
已時予婿衍聖公孔聞韶知德聞予茲行與其弟聞
禮知節暨予族子鄉貢士嘉敬拂曙先往太常少卿

喬字希大提學御史陳玉德卿皆以職事出因會

知德于此乃與偕南至玉泉亭

宣廟所駐蹕處泉寒不可軟勺而飲之又至華嚴寺
寺有洞五其下洞鑿為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
耶律楚材詩刻尚存緣崖上數折徑僅容足約半里
許至絕頂乃昔與楊都憲應寧所登有一僧結草為
衣出洞揖客其西壁有予所題詩已為人滌去希大
亦嘗預游惋惜不置予笑曰吾詩固非紗籠中物也
因憶予嘗數游實不知有止洞吾子兆先時為童從
予游忽自上趨下云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

可作默然自傷者久之諸君不識也旋降至下洞欲
往香山日已晏知德輩還宿功德予獨嚮西南可十
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宿焉丁酉擬登平
坡山雨不絕僕隸皆畏莫敢進予決策徑往出門而
霽乘輿入雲霧左右顧澗水深不可測數折始及寺
寺乃元故刹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斬石為址凡為
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險前俯巨壑無涯際僧言
每日霽則見都城九門 三殿皆隱隱可識真一方
奇觀予昔所未到幾為群議所尼為之一快寺距
中園不數里既竣事日復晏不可歸乃循翠微山而

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暮始至則知德輩已在
若相逐然因共宿永安寺來時軒軒居山半俯瞰巖
樹色青黃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視此耳戊戌徧
觀寺宇中鑿石為磴數十級級級僅容跬勢甚峻予憶
嘗徑陟下且半進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絕陁狀
乃巡廊而上見其殿閣崇麗與平坡並峙出自北門
緣厓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太
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為正統
間太監范弘所建視此尤倍其費當益多然不可紀
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嚴山後經諸公主園入金

山口復過功德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凭欄望湖
水如圓靜舊址而空闊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
至靜虛觀登山山可百步高四三文有樹數百風
簌々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畏吾村墓舍少
憇而還北抵家日又哺矣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
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為本朝勝
槩予寔京產顧限於官守不得時至自備員臺閣以
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固不若羣遊衆
樂之為慷舞雩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宿之際為興
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中間喜愕慨歎凡
所發言者殆不止是據事直書識者尚有取於斯焉
詩五言十首彙錄于後共為卷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本朝孔子廟徧天下然不特設設必于學蓋自國學
以至于州縣皆然若隆替舉廢則存其人視其所為
政而莫有同者焉福州府學舊有廟在學宮之西洪
武初改僧寺為之制頗隘左右廡皆中分自棟以其
半為學舍渠塞不泄輒傾頽相繼殿梁內蠹勢將覆
壓日以益甚監察御史衛輝陳君王來按其地既廟
謁帥師生環而瞻之曰是不可不治乃與清戎御

史陶君煦謀于布政使華君仲賢按察使陶君琰等
下府若縣發公帑聚財物命工役伐木鑿石治鐵陶
瓦卜而將事殿以間計者增五之二廣以丈計者增
十之二崇增六之一廡為間各十有一闢而廣之遷
其所謂學舍者戟門靈星門崇廣皆有加易神廚于
泮宮門之東其南為書樓以貯舊籍別置鄉賢名宦
祠于戟門之外以其地為庫貯俎豆金石諸器又系
甃為垣覆以瓦墁以赤埴表裏鉅細秋毫非故物也
於是廉陞高聳周阿巖峻絲采煥發蔚為偉觀凡用
金以兩計為二千八百工以日計為二萬一千而時

以月計者九自壬戌之七月至癸亥之四月朔之七
日釋奠于先聖而告成焉教諭某某輩曰是不可以
不紀乃具書遣使介福人給事中許君天錫以請于
予夫孔子之道在人心無遠近古今之間故自家國
達于天下雖九夷欲居之雖蠻貊欲行之無所往而
不可當其講道杏壇轍環天下從之者大抵多鄙魯
之士也然天下之人苟暴不至陽虎惡不至桓魋未
始不傾心焉蓋閱二千年之久五服九州之遠非獨
官署所在法制所當為凡有血氣有知覺具秉彝好
德之心者皆然也顧其訓法在六經者或剽竊以為

文辭或憑藉以取功名而所謂道若判不相涉則雖廟庭以為尊俎豆以為富徒以為具文觀美而止而亦何益哉且自科舉之法行士之用世者不能不假文辭以出然其所為用者舍是道其奚以哉閩自秦漢以來未見史冊唐常袞為觀察始用文學教之乃有登名進士如歐陽詹之徒者嘗考詹之遺文與韓昌黎所為叙述則詹固以文辭為功名者而止爾及宋道學之說興若楊龜山李延平諸先生皆能推尊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發明之後之見于道學傳者甚衆至有海濱鄒魯之稱焉福古閩地為今藩會每

鄉薦多至數十人繇是撥倫魁躋華要者後先相望仁者之謂仁智者之謂智隨所見而建功立業以是道用于天下者亦有矣

聖天子師尊孔道治必由之闕里之廟聿新舊制天下固有後志而從好者而大藩首學適值其時是非興學弘化之幾乎陳君嚮道崇教志圖作人暨藩臬之所規畫郡縣之所服役可謂善乎其職矣御史宗君彝代按事與君同志復加潤飾而鎮守太監鄧公原等皆雅尚文事命工立石因特書之而諸司百執事則備書于石之後

贈固原伯劉公世墓修建記

予每聞縉紳士夫談畿甸間塋墓莊墅之勝云盧溝樹村有固原伯劉毅敏公墓尤為卓絕蓋公之仲子錦衣君武所修治者也其中為毅敏公諱玉及夫人某氏次左為公之長子都指揮同知諱文及淑人某氏次右為武之配某氏而虛其壙之半又次左為公季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斌而諸子及婦皆以次附焉入其門為池為橋為綽楔其中為重門則有誥命諭祭之碑及神道之碑饗祭之堂培築堅厚締構閑壯而工製甚精雖尺木片石無朽缺弗稱者其東偏

則為別墅為水園長得其半廣得其三之一而封樹之事皆備遠而望之蒼鬱巖從藹為佳城周而觀之木林聳明秀與第無異蓋近時所鮮見者也武字廷弼年十八即幹蠶為養天順初以迎鑾功授錦衣正千戶坐累解官乃南游襄漢入雲貴東抵遼陽北歷大同宣府西生延綏寧夏又南至建寧環居于淮揚徃返動萬餘里皆應募輸金穀以濟邊需既踰六十始携其歸志師慨然曰吾半生遠涉川陸備嘗險難者以圖養計也今父母既逝吾將復何為哉於是徜徉墓林日夕哀慕思所以用其情者盡於此乎致

之數年而後成愈久而益底其極焉夫聖人之論孝
曰生則盡養沒則盡祭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衾禭
含歛之為終祭犧俎簋之為遠皆是也墓之事則兼
終與遠之義而有之自墨氏之流以薄為道其弊遂
至于無親而後世有識者又以厚葬為親累二者蓋
將取衷焉然制之所得為與力之所可為往往不能
以皆備備矣而或為少艾妻子所移易則亦有弗暇
者於其所弗暇而諉曰葬不可厚亦名教之罪人也
廷弼自謝官職以來其圖養未盡者日蓄月積皆以
為遠遠之計是富而善用其財庶家庶遵一國式從

所得為而力必日斂是華而不過其制雖親之貴無
待其顯揚親之壽不述其奉事而其為孝亦可謂自
盡耳矣且有堂焉以祭則儀物可陳有田焉以耕則
粢盛可備卽祭祀之事揆之以堂構播穫之義為劉
氏子孫者可不思所以勿替之哉劉氏本磁州望族
毅敏公累官至左都督贈固原伯豐功大爵實開厥
家文為寧夏副總兵漢僉錦衣衛事宣力中外嘗有
志於墓而未果廷弼獨無所事事故得竟其所為而
所以遺其後者亦遠矣工始于弘治乙卯畢于甲子
既告成事廷弼念締造之艱慮其久而廢也屬翰林

張吉士禮詮叙其始未請記于予將刻石墓前以示
來裔予近識其人許其信義有不啻茲舉者因備書
之而其世系舊志之詳載于碑誌者可互見云

羅氏興統慈龜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龜舊業乃自叙
其事請記于予其略曰磁龜者有石蹲于溪心若然
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
北阻芙蓉峰又北為臨川西阨連珠峰又西為宜黃
南連軍都屬于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
以達于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間出為諸

為石脂雲母為礦為蚌或孕而為珠故其民有以食
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安以來戶至千四百屠
肆至七十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絕吏部齊縣令牒
者嘗一日至二十餘其盛如此元季燬于兵繼以特
疫家靡孑遺皆骸枕藉淮莽蕪翳鬼嘯于木虎兕豺
豕交于野過者惘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
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逋徙吾父封編修公益
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日源源相續
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玆既有名籍大夫士
道吾地者去郡邑遠甚案牘胥隸不可不為之所於

是為館于衢之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湍寢
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四十武折而
西為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為聚奎橋橋之上為
望遠樓樓之南為坊于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
也登于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于芙蓉者舉目而盡
下極蒼翠為石嶺峽水東流其中舊鑿壁為磴緣而
為徑又跨峽為逍遙樓樓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巷
駐驂之西築一為堂堂上為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
為解元坊坊左右為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為市區區
之外為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為義倉

為圭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為龍門橋橋之上為
屋十七楹中為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
於是為迎恩亭亭之西迤于逍遙之東為門六皆跨
于溪為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甃石凡
坊與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
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祀也繼為之祀
也之子孫又繼為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
衰衰而復至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
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
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為之數曰天下

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靈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為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礪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惡能善繼而肯播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為之輟翰蘇子瞻欲述錢唐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為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然則景鳴之言雖謂其自信于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于斯焉因略為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于所謂磁龜者是為記弘治十八年四月朔日記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八

蜀山蘇公祠堂記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本蜀志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鬼子健擇

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為祠為之居守
是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
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
歸以告起撫都御史彭公禮巡按御史王君憲暨知
府連君盛知縣王君鏗僉議既協鑿躬訪遺址悉為
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畝一時好義者爭
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吳綸輩鳩材督工國子
生王永實相其役經始于辛酉之四月至十二月而
成為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為左右二亭一刻
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

四楹廳館庖湏諸室為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為
周垣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略稱而偉麗過之矣既
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謝允昂居之歲奉祀焉夫
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
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
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
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若君子去
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
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
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

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
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
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
賤窳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託名以寄意頽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鬼在頽而鬼氣之無
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邪且公所謂不
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
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
之是雖不得與乎天下之祭禘之鄉先生社祭之義
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

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
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玉萬亦
嘗榜鄭邠為蜀舍而朱俊民劉跂為之記銘然亦不
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
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
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
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送神辭其亦橘頌之遺意
也夫其辭曰

橘之樹兮如蓬鬱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
邦兮楚風橘之樹兮如蓋采芳鮮兮薦甘脆我公兮

來歸神陟降兮如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
苔植我兮構我望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
見渺惆悵兮悠哉

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
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欲厭蜀之
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為此兮踟躕生不為
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
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持以薦公兮願少駐乎
須臾

澹軒記

澹軒者湖廣寶慶知府致仕東莞王君克敬所自號
也君少從其舅訓導程君慎學于豐城數歲歸其父
處士府君遣就農事君重逆父命躬執耒耜徃于田
然非其志也既而從容請曰願卒業乃入縣學為諸
生領廣東鄉薦越十有三年授廣西慶遠府同知府
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餽相悅樂弟
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諉夷俗破崖岸因以為
利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那地二州相鬪按察檄君徃
鞫之州各遣人密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
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歛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

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勾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為資送或誣相告引剝力為辯釋曰殘民以為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為也間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汙而於此壞之邪及知齊慶地產茶君性不嗜茶常貢外亦不以餽人豪家巨賈倍息以病民者必為限制而已不私焉在官二十餘年無絲竹狗馬之好服食器具悉屏華美既謝事徜徉林壑間亦幾二十年非鄉社之約不出也蓋其所謂澹者如此故取以名軒鄉之人亦稱之謂澹軒先生而不敢字云澹之義蓋取諸水水之澄而不

洋流而不汙物之澹莫加焉人之心惟無所欲則當澹然以靜自守貴富貧賤隨所處而不為變苟有所欲則簞食豆羹可以見於色而富於周公者猶附益之若弗給然其為累豈少哉夫其無累於心者非獨可以善其身雖措諸事業亦不為勢利所屈撓隨所得為皆足以用于天下苟合氣於漠寂寞無為如莊子與洎相遭頽敗委靡散漫不可收拾如釋氏亦何取乎澹而為之也君之為郡禁姦抑暴謹權平價皆盡心力行之其所為澹固其所自處耳故其斂而藏之也吾之所有者同存而物不與焉是豈非君子之

道也哉且君以其身教于其家故其子鎮為工科都
給事中文學論議表見于世而待身儉靜有家法其
得乎澹之義者為多以鎮為予禮部所舉又奉
詔受學于翰林之署俾請予記其所為軒者曰予獨
嗜古文而西涯之文則尤嗜者也顧未之得耳鎮代
告南海將歸省于家則為之記俾持以壽君時君之
年七十有一矣正德丙寅二月朔日記

東湖書屋記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所居
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于江

每春夏之交天宇澄霽鏡光無塵一碧千頃而或清
漣細浪含風而浴日乃有禽魚下上倒影交映游萍
蕩漾植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採之而不可
窮民居官舍縉黃之栖隨所據有各得其勝而漢徐
孺子亭屹于中流巋然而獨存德潤少在郡庠時嘗
擇亢爽之地構屋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啓
扉而眺則一湖之勝舉在目馳棹舫而行則歷覽旁
挹無所徃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
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
以槩論按即志云豫章東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

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于世至蘇子
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歐陽永叔而名東
湖蓋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為
賦咏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原構臨湖閣非洪景
盧為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于文章者
又如此初德潤之名其居蓋以為藏修游息之地而
未顯也及登科踐省歷卿寺以入憲臺內掌武官銓
籍共

天子羞膳外撫畿甸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詰武
徐寇孽于江海之際夙夜勤勵二十餘年無暇乎所

謂居與游者顧其勳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下之
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乎東湖之名將
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巡也以其事告予請記書屋其
子婿周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為速予請舉
景盧故事而予非其人其為輕重未可知也嘗聞李
侍郎若虛居東湖以名其堂李與德潤同郡而異邑
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以相孫者予未暇深考意古
稱郡望同姓以之况號以地舉不繫于公籍宜有無
嫌於同者試因以諗之若署都憲元勳亦有是號屠
世居嘉興其所謂湖者潁西之比也天下之湖以

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艾氏東湖
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無錫東南一舍許為寧山新阡左塘莊右沈瀆有水
環其四周其土脉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茲山出焉
蓋鄒氏修靜處士兄弟負之而成為之嘉名以葬其
親者也越五十餘年墓之後手所植松可二十畝大
者四五圍鬱然而茂林弘治甲子修靜之子智卿自
制塋域以為壽藏未成而沒其子益暨其諸弟旦尚
前朝夕營構以成父志於是封之穹然而高築之確

然而堅中為饗祭之堂其崇踰二丈翼之以碑表之
亭稍孫而卑其他若止宿之室庖湏之所重門繚垣
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焉者役以日計者萬費以緡計
者千舉事備物既成而後葬故謂之新阡云爾昔謝
安石築土金陵以象東山是以舊名繫新地司空圖
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舊地易新名其事雖殊而
義各有攸在也山以寧名者蓋取諸存順沒寧之義
非獨以自寧其身又將以寧其親而定省告面之義
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乎舊而為之者也且
山之始築若屹然陟而瞻焉則念母養之在堂愛日

之樂油然而生有惡可已者山之旣樹若屹然陟而
瞻焉懷父之音容而不可復見終天之痛蓋亦悠然
而無窮焉感新懷舊存沒欣感之間其有取於茲名
者多矣按鄒氏居泰伯為名鄉祖忠公為望族四百
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可數其間有宋元碑表者則
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竦瞻而佇慕稚童牧豎不敢
適而窺焉其不然者立壠夷為原隰松柏變為荆榛
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尚相傳襲苟不託諸文
字則雖棺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闕然若未始葬
者然則茲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智卿女弟之夫工

部郎中錢世恩實叙其事以益請于予曰榮固知無
足為先生辱者顧智卿之始為茲阡也亦旣有志焉
益之繼而成之也將以為弗得茲文也猶弗繼也故
為之勤勤云爾予知世恩久且厚因重違其請而記
之智卿諱愚號拙隱篤倫嗜義嘗捐貲賑饑授七品
冠服非其好也葬之又明年為正德丙寅四月望日
記

重恩堂記

武進殷君重甫旣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
貳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為奉

議大夫乃具五品服望闕謝而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命於是其秩又增階當為朝列大夫復具四品服望闕謝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又賜以羊酒勞之命張御史恕族其賢以未滿一考不獲封其世鄧御史璋以羊酒勞之然重甫不樂奔走居恒鬱鬱乞歸于部使狀六七上陳御史銓苛留之又更一御史弗悉其行乃得告以

去不一年而恩命累下論者蓋益蒙之於戲遷秩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夫三考而沾不可謂之不蚤進階之恩朝廷所以獎恬退也既再命而預不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並得之說者歸之虧盈消長之間似也然亦有過焉重甫之在官也清慎自律至以家食繼官餼備端乎惟人尤官誘是懼其歸田也持志遠利非公事禮際不及于郡縣之庭愈久而不自失焉滄浪有濯纓之理桃李有成蹊之勢雖欲強之有不可得而強者今日之命非重甫之宜而誰宜乎抑重甫有第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

疆畝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雖
榮且貴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夜其得失豈
不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母與
吾大母為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南之行嘗過其舊
宅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三十六年吾年
已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茲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
榮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則正德丁卯閏正月
八日也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

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蓋

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

不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莅學

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恠而

問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實儒宮舊地前元

時為老氏徒所據洪武初縣吏嘗奏于朝弗果復

諸生憤然至有飲恨而死者王君聞而愀然曰彼能

據人之有而我弗能復焉何哉遂召其守者庭詰之

其人曰院有洞洞有古仙跡非奪于學者王君曰吾

嘗考諸郡乘矣洞在華蓋山之北今所居則山之陽

也語乃塞於是徙道院于真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
院之西北亦久為某千戶所據售于金氏聞新令之
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
又買把指揮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寢舉欲
即院址背山面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
尊經閣者顧財力方絀猶豫又不決縣人好義者皆
相與相成之為重簷飛甍高棟疏牖下軼塵空上薄
霄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
度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
也閣既成乃標以今名教諭李仁輩率諸生而前曰

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
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
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
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
不能知者於是其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焉有復
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
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
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
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况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
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

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縱未能距而攘之而忍為其所誘邪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之粗極于體驗充擴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于一時名譽著于無窮者蓋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任以名進士其為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未職以薦拔今官其所為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介吾甥崔禮部傑及趙中書式以請于予予于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必命工部立石題名于國子

監制也乃弘治乙丑春三月會試既我

孝宗敬皇帝親策禮部所選士賜顧鼎臣等三百

人及第出身有差蓋自庚戌以後至是凡六策士未

幾而

龍馭上賓天下臣民銜哀負痛儀節文字之間有不

遑備及者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更化定治之餘諸司百執事修廢補缺如恐弗逮而題名之制行焉臣東陽昔預讀

卷之列當紀其事以傳職也臣惟求賢之法古非一途自有科目以來惟進士為重而其典亦最優蓋士出于閭閻草野之下而入于庠校籍于有司則其名紀于簿札月有稽歲有覈以異乎所謂凡民者及其其試于鄉有司錄之試于京師禮部錄之試于廷又錄之則皆鈇梓摹本家傳而代布其事加久若國監之題則以天下英才類聚業習之地示之規護導之軌轍俾有所接乎耳目而感之乎心於是又刻諸金石為不朽計此其為事又加久且引於無窮矣夫題名之說唐已有之然猶出于好事者所自為暨乎後代

始今自朝廷託之金石今國監因元舊址已越百五十年遺碑斷刻猶有存者于以見求賢之典凡有國者所不能廢仰惟

太祖高皇帝創制立法具在南雍

太宗文皇帝建都定鼎又越三十餘科而獨備于此碑刻離列後先輝映其間若公卿輔弼佐理弘化樹豐功著偉績以昭一代文明之治者實多其人入皆指而名之曰某科也而得某士也今之登是科者尚思

先皇帝敷遺簡擢之恩

今天子布列任使之命受職膺事隨所得為各務自
盡以酬其所自言者庶幾追古先哲無愧于前人其
無使人指而名之曰某人也而玷某科也夫名以科
第爵位言則為榮稱以才行勳業言則為善譽善者
可傳而榮非可恃以久故晉穆叔論不朽必曰德與
功言孔子疾不稱不畏無聞者非榮之謂也朝延能
與人以榮而不能必其皆善是則存乎其人焉登斯
名者惡可以不勉臣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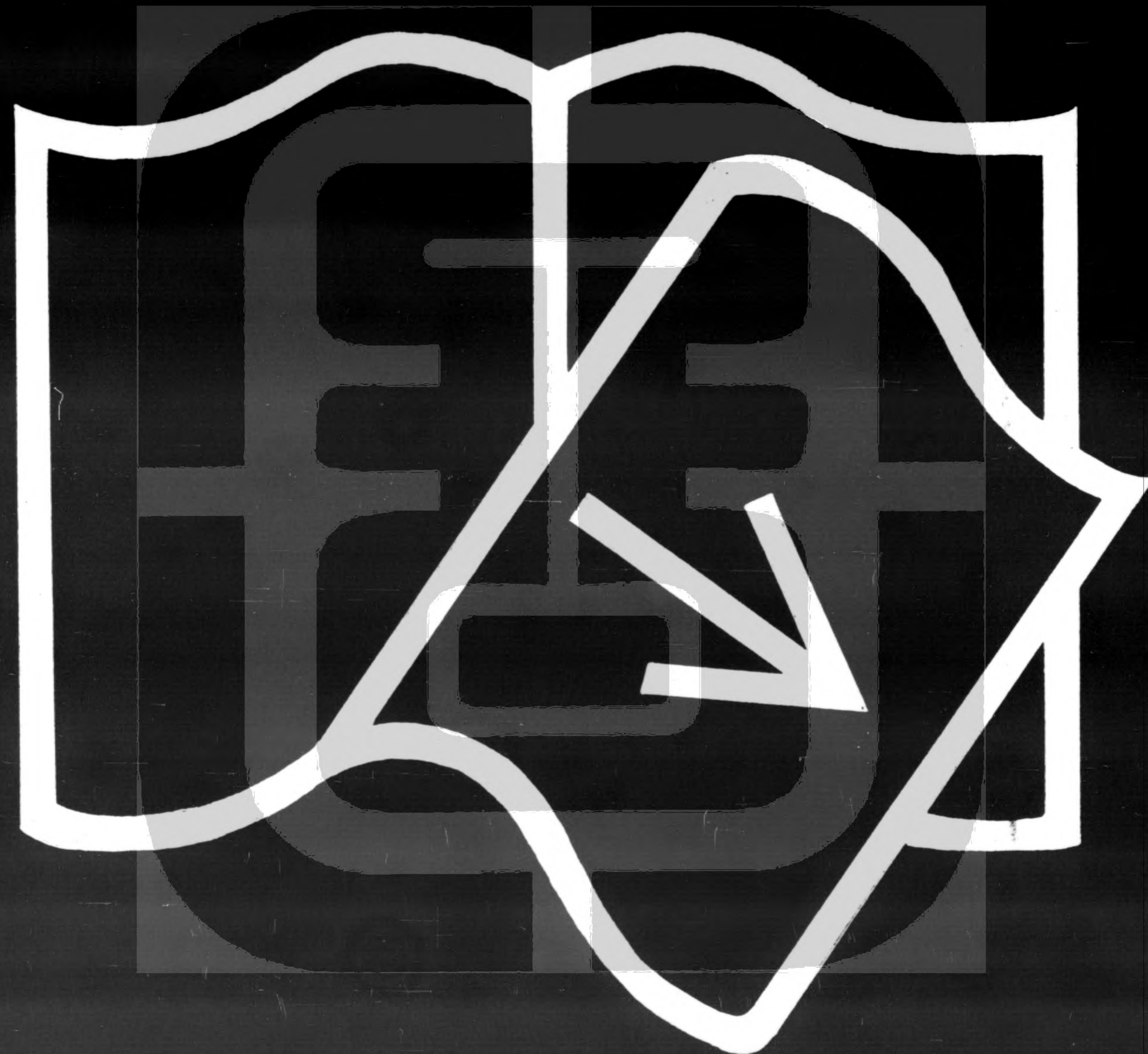
留福堂記

大理卿張君大經為留福堂記一軸視予蓋永樂間

禮部尚書鄭公賜所著以遺其大父者也張氏在勝
國時世家寧國之宣城有隱德鄉人賴之恒願其世
饗貴富處士原甫生四子曄曄取晞皆通書史尚信
義入國朝洪武間曄為地官郎改刑曹累官湖廣
布政司右叅政是為大理君之大父曄從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官至武略將軍靖海衛千戶後
改富峪衛叅政公嘗以其伯仲並顯為先世積德之
報在刑曹時取昔人語以留福扁官署之堂此記之
所以作也叅政公亦四子長善蓋記所謂登林一枝
者次輔號逸菴是為君父正統己巳以捍禦功授總

旗人賜冠服其為人尤重倫誼尤當廢武以疾辭乃
携其子純至京師嗣其官純省墓歸卒于家其子凱
嗣撫愛益篤暨于媼里貧乏多所周郵人多義之嘗
諭大理君曰汝祖為刑官不事苛刻官不甚顯宜有
後報而吾弗克當汝其勉之君痛自感激攻苦力學
舉成化癸卯鄉薦甲辰進士第知鹽山縣以最績被
徵為監察御史歷光祿少卿右通政都察院在發都
御史至今官封至三代於是參政逸菴皆贈嘉議大
夫大理寺卿而張氏始大顯如鄉人言於戲善惡存
乎人而福與禍係乎天易書詩所謂福者不一而足

蓋未嘗不本諸善善之於福殆理之所必得而非有
所為而為也留福之說出於後世謂以有餘不盡者
還之造化則近乎有為而然然質之詩曰自求多福
求之云者豈乘時射利之為乎亦要諸理焉耳矣記
稱處士公之訓參政曰汝為法曹能直人即直我也
若枉人即枉我也夫古人云一民飢由已飢之一民
寒由已寒之以身體物亦既切矣而又以身喻諸其
子豈有子而不愛其親者乎使其推愛親之心以及
乎民則所以喻之者尤切矣亦何必身自為之之為
慊哉大理自為縣以至持天下之平慎守勤服按律



原件短缺

執法惴惴焉若弗稱是懼予每於章奏間見之校之
 狗獲勢望風旨而無所顧卹者亦異矣則今日之福
 固先世之訓之所留而徒以福去哉大理君名綸大
 經字也有子三人乾餘朝餘舉鄉貢士其所留者殆
 未艾云因以其請為留福堂後記
 廣平府廟學記

廣平府學建于元至正二年入我朝國朝改路為府
 置官建學屢壞屢葺比益加圯正德丁卯知府楊君
 儀彭君杰議修之會其費當三千緡未果輒去張君
 維新繼之棟桶略具陳君威又繼去蓋閱三歲歷四

為者其用心於是固宜予又聞御史族其慎守勤事
 諸廢並舉此其大者或乃謂畿甸之地方有事兵革
 此非急務抑不知古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矧其事
 既有緒而又處之各得其宜亦何靳而不為哉教授
 某恒升輩以潛受學于予會通判宋灝上京師請紀
 成績灝亦通字學手自書刻樹于學宮以俟後之君
 子予復繫之以詩曰

聖道在人靡間今古普天之下萬世是土聖靈在天
 日月代明人皆仰之萬世猶生學有條教繇外及內
 匪利與名惟道所在祭有二義惟本與文無感弗通

有誠則神人皆有心士必希聖彼數學者孰敢弗敬
夙興夕惕有行必躬春薦秋祠孰敢弗恭黷宮嚴嚴
衿佩規矩殿庭巍巍羽籥容與性道其精文章其粗
有師暨儒惟聖之模神州在畿王化伊邇功在郡侯
書者太史

曾祖考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右曾祖考知少傅府君暨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
誥命二首 東陽當

今上登極時以從

龍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未幾以恭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恩詔給 誥命蓋不待考績而得異數

也府君在 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 燕山右護衛

挈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

其地已入北安門之內則移于慈恩寺之東海子之

地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師先祖生二

子先考及叔皆不逮府君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

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

卒夫人值歉歲人病疫幾死者數矣間以諭東陽時

幼稚不能悉記。惟其勤苦累積之狀，可以想見。閱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勉封。賜一命而躋于極品。予小子曷克臻茲。惟我祖之善式克貽。其後而還以自致云爾。越既脩墓封及累代謹錄。誥詞刻之貞石以彰。君賜揚祖德。掛漏之咎。有所不敢避云。

祖考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右祖考贈少傅府君暨祖妣贈一品夫人陳氏。

誥命四首。蓋自東陽為禮部侍郎已贈及二代。及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嫺閣大學士。以恩詔再贈。

焉。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未及贈。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以

兩宮尊號恩。又贈焉。脩墓之日。乃構兩亭。翼饗堂左。

右。其左則刻後二次所給。誥。而侍郎。誥則不及。

錄。嗚呼。吾祖生于柳州。柳州去茶陵三百里。而遠茶

陵。兵多番戍。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居。柳說者又傳。

北上時。生于途。而柳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入

京師。稍長。即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祿。

掾吏。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官

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入

內局值初製軍器。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偽。封肉療母。夜禱于神。以刀直益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海子之西。溼坐賈為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囊無留資。性不嗜殺。雖蟻蝸之類。必縱使得所。東陽之少也。寔鍾愛之。謂吾父贈少傅府君曰。天不我負。後願克自立。有賀者。吾父輒泣曰。吾考之慶也。祖妣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從父上京師。禮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舊藏祖像。布褐數十年之久。乃得封錫之命。以為身後榮。九原有知其亦有以少慰也夫。

先考贈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右先考贈少傅。諡庵。府君暨先妣。贈一品夫人劉氏。繼母。封一品太夫人。麻氏。誥命共六首。今刻石于饗堂之右。與祖考妣。誥命正相直。而始封翰林院編脩。勅封侍講學士。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誥不能悉載也。嗚呼。吾考妣之純德餘慶。乃至此極。我先考為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父疾累歲。印

侍牀褥至親捧溺器母病痰壅以葦筒就而吸之皆
族部所親見借善叔處怡怡終日雖濁醪蔬菜必與
共酌贅張氏姊育其寡孤出而復入者三十餘年工
書及詩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
私意矯揉為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
兩屬所親告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不猶愈於貸乎
先考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為不義辱此考南畿
例有供張先考曰慎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
獨不聞意以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嘗雪夜歸自外
不忍斥責遺孫兆旌致一絕云朔風凜凜雪漫漫詩

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
東陽自是歸不敢以夜戒之終身學士之封具朱衣
請見客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然後忽得寒疾時值

廟齋東陽歸視湯藥趣赴院曰選令方急毋以我故
犯法其恭慎至此不亂如此先妣出東安武弁歸先
考時年已踰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為
客具族部外內稱為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暴厲者咸
從而化老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嗚呼以吾
父之德藝不能售其身而生封至再命沒贈至一品
要諸始終造物者可謂無負而東陽罪咎深重不自



原件破损

殞滅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鏡冒光寵。而不能以一日為養。其何故。自立于天地間哉。自今未死之年。猶冀延一綫之緒。以承祀事。欲定則存乎天。惟盡吾力之所得為者。致存追遠。命德無待。海之不朽。謹以二十日別。嗚呼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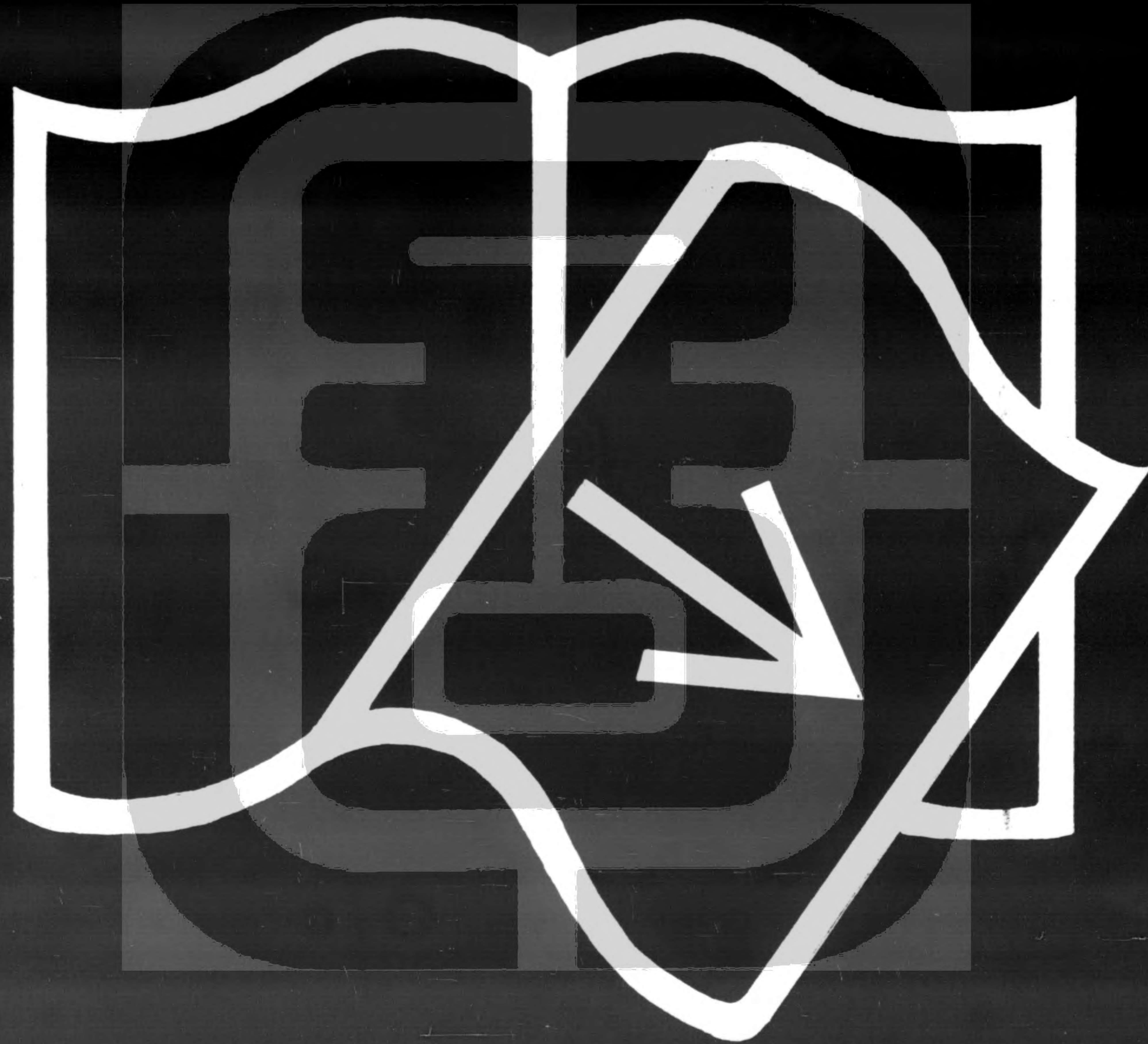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九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九

表凡例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開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 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慙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 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



原件短缺

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粵自前漢肇牲牢之祀
後周極茅土之封建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
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千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
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館饒之儀代則謹承傳之序
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徧魯
山之橋梓列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
韶早厠黌宮祖通章句執豆蓬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佞視三
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

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
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
名言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伏以運合風雲萬物覩龍飛之象心傾江漢千官肅
虎拜之儀華夏交歡臣工胥賀恭惟
皇帝陛下睿資神授聖德天成堯仁蕩蕩以難
名周道平平而有極問安視膳養已備于兩
宮出閣授經學必根乎二典當文軌大同之世

正謳歌畢至之辰 隆準重瞳共識吾
君之子黃童白叟幸為斯世之民方五百年氣數之
常承六七作 聖賢之後 一人有慶亘古希逢 臣聞韶系出尼山
著傳魯壁深恩罔極荷圭組於 先朝 景命維新拜 冕旒於 當宁伏願 皇綱
振舉 王政敷宣仰 更化之初薄海聞風而不變
叨象賢之末舉家與 國以咸休 聖學初開 經筵謝 宴賚表
知 經筵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劉健同知
經筵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臣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謝遷兼 經筵官禮部右侍郎臣王華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劉機臣江淵臣楊廷和太
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時暢國子監祭
酒臣張深翰林院學士臣劉忠臣白鉞臣劉春太常
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臣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臣毛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
毛紀臣傅達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蔣冕

翰林院侍讀臣羅玘修撰臣石珪等茲遇
啓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蒙
宴賚謹上表稱謝
者臣懋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聖道在
六經爲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
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敏之戒辟雍拜
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用臻
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
皇明益隆盛典
英廟九齡而伊始
憲皇二紀而成終迨
先帝十八載之間始

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
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
一祖
六宗之法取人爲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于
儲宮
日御講惟于便殿聿當元祀誕啓
經筵信
明君之大有爲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
卿臣等非仁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敬無慢遊是好敢
爲
帝舜之箴
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
降白金綵幣式頒九府之藏鶴醢鸞羞蕪賜八珍之
品竊念班叨振鷺跡幸從
龍嘘螢燭以助羲娥心

品竊念班叨振鷺跡幸從
龍嘘螢燭以助羲娥心

知無補輸消塵以裨海嶽分所難辭伏願 聲入心
通言以道接不爲聲色貨利移其志不以寒暑夙夜
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共識文明之有象効蒿呼於
三祝永祈 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臣某等恭承

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 表

上 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

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

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
效萬分之一洪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 渙

命于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

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克棟寔繁
四庫之藏 肝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 親分義例

預 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墨更數人之手禁

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慚無功可錄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
軼啓賢之繼道 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
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
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
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爲講
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敵力于難知務期開卷
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 經緯漸底終篇告成
寢廟臣等或躬承 神授或續奉 宸音心微河嶽
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
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

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
伏願 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 新又日新茂著
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爲賞刑黜陟之規主善
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 後
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
卷共六十冊隨表上 進以 聞

重進 大明會典表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
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
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

家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存于孔壁之餘漢摸略定
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作於宋而光嶽弗完
經世紀於元而彛倫斯敦肆
天心之厭亂屬

聖主之開基
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
臣民

文皇紹統于昌期

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闡或斟酌
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
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憚壞遐陬之所能編故

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以圖文獻之足徵
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

孝皇之志實惟

英廟之遺上邇

累朝仰藉

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

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滕之秘徵兩京百

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

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管備百年之損益

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

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廢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

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

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疏才疏機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

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乂可久可大配

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重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九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其聞

進

考宗皇帝實錄表

伏以

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

父作子述垂萬年簡策之先行道者必待其人觀政者則存乎史春秋世遠變紀傳以編年實錄書存在祖宗為故事粵自起居罷注編撰設官九建歲元五開史局

堯言如見具瞻典冊之可尊夏禮足徵豈但和鈞之則有欽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極行備五倫玄默躬脩誠明內蘊禮隆

郊廟尤嚴祧祫之儀養極

宮闈每謹晨昏之節愛人材不輕於廢棄由民情恒切于咨詢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難名虎步龍行識太平之

天子河清海晏知中國有之聖人方當善治之將更尚有遺恩之未盡一朝厭代萬國傷心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乾聰明首物得聖切于豫教昭文命于誕敷謂孝在顯親必有揚名之實謂人惟建事可無師古之規乃臨

命臣蘇為監脩官臣東陽臣芳臣廷和為總裁官臣儲為副

總裁官臣瑄臣珪臣希周臣熙臣燾臣一鵬臣昂臣俊臣廷相臣仁和

臣時臣香臣若臣玘臣偉臣思臣承為纂脩官臣構臣鈺臣若水

臣鑾臣縉臣揚臣吳臣舒誥臣孔暉臣邦奇臣黃中臣纘宗為稽考臣

對官臣懋臣東陽等發秘府之緘滕給尚方之筆札曹

分類析綱舉目張於凡禮樂刑政之施以及名物度

數之等經因革者詳而弗厭關勸懲者細亦不遺是

曰是非曰非豈得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

于將來恭成臣宗臣實錄二百二十四卷寶訓十卷合目錄

凡例總二百三十六冊臣懋等學愧三長力窮寸璧

管窺雖小隨所向以皆天勺量誠勞亦何由而盡海

義例勉遵於指授勲華莫罄於揄揚伏願繼體

守文任賢圖治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著龜

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礪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

聞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一纂要之法編年叙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而周威

一

一

烈以前則參用前編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
本朝續綱目貫穿成書備古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
代之典

一編年以君為主甲子書于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
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
不詳則不書年略準前編以前後為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略之其惟
誕茫昧者不錄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為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
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恒事之

成敗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體二帝三皇事載于經惟以事舉及辭之
關于事者餘不敢溷錄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

以後書年唐天寶平
德亦書載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關王朝及天下之故
者則書餘不悉載其爵號名稱皆以前編為準並從

周制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帝崩及
月朔日食

非齊兩晉之類則書之

一紀正統書帝號于元年之上如唐昭宣帝仍稱天

之始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于甲子之下正統

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

亡皆書餘不詳註以從簡便

一夏桀五十三歲乙未下註云是為商湯十八祀至

商湯別為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註云即夏

桀五十三歲商紂做此事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

本朝成化間略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

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

子凡例為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

本朝成化間奉

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遠者註云見某君某年近者則從

重歸併以初後等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略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

有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間為補入而不改其舊亦

不復識別

式命酒離自所史

不復識別

不復識別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綱目所采而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采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別為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釐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別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歷年圖為主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略加音註各附于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閱

大明會典凡例

一會典之作一遵勅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

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因革損益間與見行不同者亦存其舊

如五軍都督府

斷事官之類

一 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

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錄而諸書所載事有相關者亦並錄之若大明律已通行天下尤

當遵奉故於刑部照職掌律令條下分類備載而服制圖則附于禮部

一 凡事有綱有目於目之中又有分類多不能悉舉

則各以類書而總註其後曰已上某事如已上之類或

註于本目之下曰某事附如鐵券附之類其類註有不盡者

依諸司職掌例各註于本條之下

一事類綱目一依諸司職掌其後所增益職掌所未

載者則增立之隨事比類各附于本條之次如改調之類

一凡纂輯諸書各以書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輯各衙

門造報文冊及雜考故實則總名之曰事例而以年

月先後次第書之或歲久卷籍不存不能詳考者則

止書年號如法武初之類又不能詳則止書曰初曰後洪武

初草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其

無所考見者不敢臆說寧闕而不備

一事例出 朝廷所降則書曰 詔曰 勅臣下所

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或總書曰令

或有增革減罷者則直書之若常行而無所考據者

則指事分款以凡字別之其事繫於年或年繫於事

者則連書之繁瑣不能悉載者則畧之

一 本朝設官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

歸文職故諸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

使司大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

分見于吏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

有職掌者逐另開具

文職如宗人府之類武職如五軍都督府之類叙其建

置沿革及所掌職事而事必歸之六部

一衙門官職品級有定于諸司職掌之後者今仍書

職掌舊文而各註其下曰後改為某衙門如太常司

寺之類某官如儀禮寺卿之後改其另開衙門則直書後

所定名而註其下曰舊為某衙門如鴻臚寺舊為官

職有增添改革者皆備見品級資格並存其舊而增

書後所定于本品之下如都給事中增

一六部分職而體統本同故於吏部總書建置沿革

各衙門有沿革同者則書曰諸衙門悉同其各部諸

司建置同者止書于吏部文選司之下更不複出

一五軍都督府及六科體統皆同而分掌有異故於

中府吏科總書建置沿革其職掌之異者分書于各

府各科之下同者則總書于後

一官制衙門諸司職掌所載具有次第今另開衙門

以此為準惟詹事府職掌未載後因左右春坊司經

局無所統屬而設故增于三品之列而以坊局系之

儀禮司已改鴻臚寺陞四品衙門添設官屬故於禮

部存其舊而另開于四品之列上林苑監職掌亦未

載今增于五品之列

一諸司職掌所開衙門皆今之南京後兩京並置以
北京為政令所出故事例悉載於是而南京衙門各
開于後其見行事例有不同者則別書之

一衙門官職各有統屬者皆互見如都司衛所互見

其文移有互相管攝者各分書其帶管衙門如戶部

帶管衙門之類後又更易不同者各列于後如見今帶管

一各衙門事有相關者比日互見惟舉其重者詳書其

餘則畧不必互見者止言曰見某衙門如致仕條下

類之其目同而事異者則各書之如戶部兵部皆

一事有各司掌行與舊不同者今仍據諸司職掌書

而註曰今歸某司如文選司歸條下舊錄本司

則增立條目而註曰今歸本司如驗封司吏條下

本司之類

一戶口賦稅等項數目則例註諸司職掌所載後有增

減不同者各書于原數之後

一儀注依諸司職掌例各具于本事之下惟先定者

備書間有損益止書所損益者于後如朝賀條下

類其同少而異多者則別書之如武三年奏吏之

一郊社等項圖式諸司職掌所載皆存其舊有未備者

則補之如在京若冠服花樣等項散見于律例

榜冊者皆具列以示一代之制如文武品官

一在外衙門布政使司及府州縣列于戶部圖志條

下按察司統于都察院故列于本院刷卷條下寺監

及倉場驛遞巡檢河泊等衙門名目各以類附列如

太僕寺苑馬寺附兵部馬政條其名目皆同者不復

備列如儒學陰陽

一土官衙門屬吏部者列於府州縣之次屬兵部者

列于衛所之次

詔勅誥音等文不能悉載止書其事惟制辭

冠辭致詞樂章等項常行而舊所未載者依諸司職

掌例書之

一凡各衙門職掌事重及新增者於綱目之下畧叙

大意以見始末

一會典文字主於行事務從質實凡有司行移字樣

悉因其舊其籍冊紀述曾經潤飾者亦用本色字樣

易之以便遵行

闕里誌凡例

一宣聖遺像世傳不同今取諸書所載行教小影凭

几乘輅及司寇像冠于卷首而府縣山川林廟諸圖

附焉

一宣聖著述在六經言行在論語天下後世所共誦法不煩表見其族系生卒履歷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司馬遷史記世家獨爲近古今謹據其說續以十三代褒成君霸而下以至於今世爵世職之次第而世表姓譜諸篇則以總其綱於前云

一祖庭廣記所載誕生瑞應回不敢盡信然皆出家傳世傳已久亦不敢盡削其元誕者則附註其下

一林墓廟宇自漢以來代有增飾其地里歲月制度沿

韋皆備書而啓聖尼山諸林廟及襲封宅第學校戶役附焉

一聖門弟子自顏魯而下固傳道通藝之士若後世從祀自孟子而下或遞相授受或代有發揮亦皆羽翼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取史記弟子列傳并歷代褒贈拜附于後而顏孟二氏獨詳焉
一尊崇典禮若謚號章服祀典歌章歷代興行有增有缺至我而國朝始極完備稽其詳悉而以給田免役科貢之典附之
一歷代之君義同師表多有詔誥祭贊等文而

御製碑文則惟我朝
列聖始有之謹考次世年備錄于卷事關顏孟諸賢
者皆附之而孔氏累世爵職封贈諸文又附之
一歷代賢臣名士造謁林廟碑記祭告題詠之作皆
所以表尊崇識修建紀遊歷有慕於聖道各以類分
而繁瑣者不能盡錄
一歷代修廟襲爵奏疏表章皆事實所在存者錄之
而虛其左方以俟諸無窮焉
一歷代爵職及宗人之賢見于歷代史傳者不待錄
其有墓誌碑銘等文皆出名筆亦孔氏世家遺澤故

并錄之

一孔氏有身請乘今止存祖庭廣記謹掇其大者并
按孔氏實錄孔子編年素王紀事孔庭纂要等書采
輯附類以成此書而其繁者不盡錄
一元朝母后公主間有遣祭致獻於禮不合碑碣雖
存並不錄
一舊誌事有瑣細文有煩猥不係聖門輕重者悉從
刪去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一書... 不... 聖... 重... 故... 考...



律